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仙及第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

話說山右教坊，設自遼金。舊例每年二月花朝，巨室子弟作品花會。其始原極慎重，延詞客文人，遴選姿容，較量技藝，編定花選，放出榜來。後來漸漸廢弛，以致篋片走狗靠此生活，於是真才多半埋沒，盡有不願赴選者。今年是個塗溝富戶馬鳴盛，字子肅，充作頭家。請一南邊人，姓施，名利仁，字蘆岩，主持花案。這利仁年紀二十餘歲，生得頰長白晳，鼻峰高聳。昆腔二簧，琵琶三弦，都還會些，祇是胸無點墨，卑鄙刻薄，無所不為。

似這種人主持花案，這花選尚可問麼！到了出榜這日，優婆夷寺地方，彩亭上粘著榜文，是潘碧桃第一，劉梧仙第十。案下嘩然。奈教坊司早已作詳縣存案，就也沒人來管閑事了。

卻說荷生那日回營，勾當些公事，天已不早，便吃點茯苓粥，青萍等伺侯睡下，都退出去。

荷生對著那一穗殘燈，想道：「今日這一聚，也算熱鬧極了。丹翬、曼雲，自是好腳色。掌珠、秋香，秀骨姍姍，也過得去。祇有秋痕，韻致天然，雖肌理瑩潔不及我那紅腳，而一種柔情俠氣，真與紅腳一模一樣！且歌聲裂石，伎藝較紅腳似還強些。不知那花選，何以將他屈在第十？我定當另編一過，飭教坊司更正纔好。」又想道：「蕪蓉洲風景，到了夏月，荷花盛開，自然更好。我今日已約下小岑、劍秋，到那日作一東道，回敬他們。咳！祇可惜紅腳不在這裏。」便朦朦朧朧的，好像身子還在芙蓉洲船上，又像是席散時候。

陡然，那邊飛過一支畫船來，船裏一個麗人，倚著船窗看水。荷生便將頭探出窗來，正與那麗人打個照面，卻是紅腳。便急問道：「你甚麼時候到了？」紅腳祇是笑，那船早離有一箭多地了。荷生忙喚人追趕，回頭一看，船上靜悄悄的，祇有秋痕一人，背著臉，靠在那邊船窗。便問道：「他們往那裏去了？」

秋痕轉過臉來，卻不是秋痕，又另是一個麗人。濯濯如春月柳，灑灑如出水芙蓉，比秋痕還好！

那麗人，又祇是瞧著荷生笑。荷生待向前說話，祇見那麗人說道：「你祇認得劉秋痕，那裏認得我呢？」荷生正要回答，那麗人卻不見了，船中祇是自己一人。再一回盼，又見那麗人，卻攜著紅腳的手，在岸邊亭子上並肩而立。喜得心花怒開，急忙跑上岸來，迎前一看，卻是丹翬、曼雲。

荷生此時恍恍惚惚的，便急問道：「你看見紅腳麼？」祇見丹翬沉著臉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怎的混跑到這裏來！」便攜著曼雲，從亭子上小門進去了。荷生想道：「分明這是丹翬、曼雲，如何他們變了臉，不認我呢？」再一看來，那裏是岸，卻是一家池亭，想道：「今天我怎的這樣迷惑起來，莫非是夢中幻境麼？」正想著，祇見那池邊樹林裏，跑出幾個回兵，手執短刀，見了荷生，都道：「這就是前日，在潼關山上教人放火的人，不可放走了！」荷生吃了一驚，往園中便跑。又見紅腳和那麗人，靠著池邊欄杆吟吟的笑。荷生此時也不管禍福，忙上亭來，跑向前去。後面那幾個回兵，隨後趕來，攔腰抱住。唬得滿身冷汗，撐開眼來，卻是一夢。

回憶夢境，如在目前，心上猶突突的亂跳。想道：「此自是上床時，胡思亂想所致。」便自收攝精神，掃除思慮，就也安然睡著了。

次日起來，午窗無事，便將十花品第起來。也不全翻舊案，祇將秋痕、碧桃前後挪移，便另是一番眼界了。開首撰一小序，每人名下各繫一傳，傳後各綴一詩，即日發刻。數日之間，便轟傳起來。

看官，你道那教坊司，敢不更正麼！祇這幾頁花選，卻是胭脂山的飛檄，氤氳使的靈符，早招出一個絕代佳人來。你道這佳人是誰？就是第一回書中，說的杜采秋。

這采秋係雁門樂籍。他的母親賈氏，那年身上有娠，夜夢一仙女，手拈芙蓉一枝，說道：「此係石曼卿芙蓉城裏手植，數應謫落人間，在你手裏受了二十年魔劫，然後根移綠墅，果證青娥。」說畢，擲花於懷，賈氏腹痛而醒。是夕生一女，因名夢仙，小字采秋。

採秋生而聰穎，詞曲一過目，便自了了。不特琵琶弦索，能以己意譜作新聲，且精騎射，善畫工書，以此名重雁門。到十六歲上，便有一豪客，破費千金梳籠了。每年四五月，到了并門，扇影歌喉，一時無兩，以此家頗饒足。然性情豪邁，有江南李宛君、顧眉生之風。千萬金錢，到手輒盡。

舊年十二月，關外訛言四起，採秋將萬貫釵釧衣服，盡行棄去，購書十餘架。客問其故，採秋說道：「釵釧衣服，賊來便是禍根，換此數百萬卷書，賊將不顧而去。不好麼？」其實採秋是乘此機會，要擇人而事，不理舊業。

後來大兵東出，平了回部。他家朝夕絮聒。說他：「年紀纔二十歲，不為全家圖些基業，專要讀書、做詩、寫字，難道真要去考博學鴻詞，作女學士麼？」採秋拗不過他爺娘意思，祇得出來，略略酬應。

一日，侍兒紅豆傳說：「洪相公來訪！」看官聽著：這洪相公，也是此書中一個要緊的人。此人單名海，字紫滄，現年三十五歲，拳勇無敵，卻溫文爾雅，是個做秀才的本色。以此，雁門人個個敬愛他。採秋便延入內室客座，閑話一回。紫滄便從靴鞬裏，取出一本書來，說道：「今年花選，你見過麼？」採秋道：「那花選有甚麼看頭呢！所選的人，橫豎是并州那幾個粉頭，又難道又有個傾國傾城的出來麼？果然有個傾國傾城的，上那花選，也就站辱！」紫滄笑道：「你這議論，實在痛快！祇是這一番，又有個人出來，將花案翻過，你瞧罷。」便將花選一本，遞給採秋。

採秋揭開一看，書目是《重訂并門花譜》。便問道：「這重訂的人，是個甚麼樣的名公呢？」紫滄笑道：「你不要問人，且看這人的序如何？再說。」採秋便將小序唸道：

「露朵朝華，奇葩夜合；蓮標淨植，絮染芳塵。羌託跡之靡常，遂分形而各寄。豈謂桃開自媚，柳弱易攀。生碧玉於小家，賣紫釵於舊邸。羞眉解語，淚眼凝愁。彈秋之曲四弦，照春之屏九折。況兼筆妙，迴似針神。允符月旦之評，不愧霓裳之詠。昨者：躬逢良會，遍賞名花。又讀新編，足稱妙選。惟武陵俗艷，寵以高魁；」便說道：「潘碧桃取第一麼？」又唸道：

「而彭澤孤芳，屈之末座。」便說道：「這『彭澤孤芳』是誰呢？」又唸：

「私心耿耿，竊不謂然。用是再啟花宮，重開蕊榜。登劉蕢於上第，許仙人為狀頭。背踏金鰲，憶南都之石黛；歌傳紫鳳，誇北地之胭脂。願將色藝，遍質同人，所有是非，付之眾論云爾。富川居士撰。」念畢，說道：「好一篇，唐小品文字！這富川居士，定不是北邊人了？你說吧。」紫滄道：「你且往下看，尚有筆墨呢。」採秋見第一個題名是：

霜下傑劉梧仙便說道：「呵！劉蕢登上第，仙人得狀頭了！究竟這劉梧仙是誰呢？怎的我在并州沒有見過，且不聞有這人呢？」紫滄道：「你怎的忘了？那小班喜兒，你就沒有會過麼？」採秋道：「呵！就是他麼？人倒不曾見過，卻聽見有人說，這喜兒長得模樣很好，肚裏昆曲記得很多，祇是脾氣不好，不大招呼人。彷彿去年有人說，他搬回直隸去了，怎麼這回又來了？今番取了第一，這宜川居士，也算嗜好與俗殊鹹酸，不肯人云亦云哩。」

說畢，便看那小傳道：

梧仙姓劉氏，字秋痕，年十八歲，河南人。秋波流慧，弱態生姿。工昆曲，尤喜為宛轉淒楚之音。嘗於酒酣耳熱，笑語雜沓之際，聽梧仙一奏，令人悄然。蓋其志趣與境遇，有難言者矣！知之者鮮，無足損責焉。

詩曰：

說道：「好筆墨！秋痕得此知己，可以無恨矣。」便將詩朗吟道：

生來嬌小困風塵，未解歡娛但解顰。

記否采春江上住，懊儂能唱是前身。吟畢，說道：「詩亦佳。」

再看第二名是：

虞美人顏丹翬

便說道：「虞美人三字，很切丹翬的樣子。」看那小傳道：

丹翬姓顏氏，字么鳳，年十九歲，姿容妙曼。妍若無骨，丰若有餘。善飲，糾酒錄事，非么風在坐不歡也。至度由，則不及梧仙云。詩曰：

衣香花氣兩氤氳，妙帶三分宿醉醺。

記得鬱金堂下飲，酒痕翻遍石榴裙。

再看第三名是：

凌波仙張曼雲

曼雲姓張氏，字彩波，年十九歲，代北人。風格雖不及梧仙，而風鬟霧鬢，妙麗天然。裙下雙彎，猶令人心醉也。詩曰：

偶然撲蝶粉牆東，步步纖痕印落紅。

留與天遊尋舊夢，銷魂真個是雙弓。

再看第四名是：

玲瓏雪冷掌珠

掌珠姓冷氏，字寶憐，年十九歲，代北人。寡言笑，而肌膚瑩潔，朗朗若玉山照人。善病工愁，故人見之輒愛憐不置。詩曰：

牢鎖春心豆蔻梢，可人還似不勝嬌。

前身應是隋堤柳，數到臨風第幾條。

再看第五名是：

錦繡兒傅秋香

秋香姓傅氏，字玉桂，年十四歲，湖北人。眉目如畫。初學度曲，裊裊可聽，亦後來之秀也。詩曰：

綠珠生小已傾城，玉笛新歌宛轉聲。

好似旗亭春二月，珠喉嚶嚶轉雛鶯。

再看第六名是：

銷恨花潘碧桃

碧桃姓潘氏，字春花，年十七歲。美麗艷。然蕩逸飛揚，未足以冠群芳也。詩曰：

昨夜東風似虎狂，祇愁枝上卸濃妝。

天台畢竟無凡艷，莫把流紅誤阮郎。

再看第七名是：

佔鳳池賈寶書

寶書姓賈氏，字香卿，年十七歲，遼州人。貌僅中姿，而長眉曲黛，善於語言。詩曰：

春雲低掠兩鴉鬢，小字新鐫在玉山。

何不掌書天上住，卻隨小劫落人間？

再看第八名是：

燕支頰薛瑤華

瑤華姓薛氏，字琴仙，年十六歲，揚州人。喜作男子妝，學拳勇，禿袖短襟，詼諧倜儻，樂部中之錚錚者也。詩曰：

寶書玲瓏擁翠細，春花秋月自年年。

蒼茫情海風濤闊，莫去凌波學水仙。

再看第九名是：

紫風流楚玉壽

玉壽姓楚氏，字秀容，年十八歲。善肆應，廣筵長席，玉壽酬酢終日，迄無倦容。詩曰：

花氣濃拖兩鬢雲，繹羅衫子縷金裙。

章臺別後無消息，芳草天涯又見君。

再看第十名是：

婪尾春王福奴

福奴姓王氏，字惺娘，年二十三歲，代北人。楊柳多姿，桃花餘艷，以殿群芳，亦為花請命之意云爾。詩曰：

柳花撲雪飛難定，桃葉臨江恨總多。

願借西湖千頃水，聽君閑唱《采菱歌》。

看畢，便將書放在茶几上，向紫滄道：「到底這『富川居士』是誰呢？」紫滄道：「此人非他，便是正月間，大破數十萬眾回部的那個韓荷生！」

采秋沉吟一會，纔說道：「他還有這閑功夫，弄此筆墨？」紫滄道：「這荷生奇得很！聽得人說，他在軍中是詩酒不斷的。就是破敵這一日，也還做詩喝酒哩。」采秋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奇處，那諸葛公彈琴退敵，謝太傅圍棋賭墅，名士大半專會摹調！祇如今就算得江左夷吾，讓他推群獨步了！」紫滄笑道：「可惜你是個女子，若是男子，你這口氣，是要賽過他哩！」說得采秋也吟吟的笑了。又閑談了一回，天色已晚，紫滄去了。

采秋便將《芳譜》攜歸臥室，叫紅豆薰一爐香，烹一鍾茶，在銀燈下檢開《芳譜》，重看一遍。想道：「我祇道現在讀書人，給那八股時文、五言試帖捆縛得個個作個書呆。不想也還有這瀟灑不群的人，轉教我自恨見聞不廣，輕量天下士了。」因又想到：「他既有此心胸、眼力，如何不知道我杜采秋呢？你要重訂《芳譜》，也不問問，就把甚麼丹翬的酒量、曼雲的弓彎，都當作寶貝一般形諸歌詠，連那玉壽、福奴，都為作傳，這不是浪費筆墨麼！」停了一回，又想到：「我不到太原，他如何知道我呢？這也怪不得他。」癡癡呆呆，想來想去，直到一下鐘，賈氏進來，幾次催他去睡，纔叫紅豆和老媽服侍睡下。

次日，又沉吟了一日，便決計與他父母商量，前往并州。他爺娘，是巴不得他肯走這一遭，立刻料理衣裝，不日就道了。正是：

人生最好，一無所知；

若有知識，便是大癡。

欲知秋痕、采秋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